




迟子建散文系列

我的世界 下雪了

迟子建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世界 下雪了

迟子建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世界下雪了 / 迟子建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7

(迟子建散文系列)

ISBN 978-7-5339-4549-7

I. ①我… II. ①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6)第 122005 号

策划统筹 邹 亮 项 宁

责任编辑 陈 潇

装帧设计 钱 祯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我的世界下雪了

迟子建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64 千字

印张 9.625

插页 2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549-7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总序

野草的呼吸

去年三月，雪花还未从北方收脚，寒流仍环绕冰城、不识相地穿街走巷时，盼春心切的我，一头扎进哈尔滨城郊的室内花卉市场，在姹紫嫣红的花中，选购了几盆色彩艳丽的四季海棠，抱回家中。

这一簇簇的海棠花儿，在窗前，在桌畔，就像迎春的爆竹，等待点燃。而悄无声息燃响它们的，就是阳光了。

在最初的一周，它们在日光中心思透明地大炫姿容，开得火爆。粉色的比朝霞还要明媚，鹅黄的娇嫩得赛过柳芽，橘色的仿佛通身流着蜜，火红的透着葡萄酒般的醇香，让人有吸饮的欲望。

居室春意盈盈，叫人愉悦。每日晨起，我都做早课似的，先阅花儿。我喝一杯凉白开，也给它们灌上一点生水。也许是浇水频繁的缘故吧，十多天后，我发现粉色的四季海棠首先烂了根，花儿做了噩梦似的，花瓣边缘浮现出黑边，像是生了黑眼圈。鹅黄的四季海棠叶片萎靡，花朵也蔫儿了。我以为它们缺乏营养，于是又浇花卉营养液。

可不管我怎样挽留，四季海棠去意已定，没有一盆不烂根的了，花茎接二连三倒伏，那一团团花朵，自绝于青春似的，香消玉殒。

我只得清理了残花败叶，沮丧地将花盆掬起，扔在阳台一角。

哈尔滨的春花，终于在四月中旬次第开放。先是迎春，接着是桃花、榆叶梅和樱花。李子树、杏树和梨树，紧随其后绽放，它们承担着坐果的使命，耽搁不得。再之后开花的，就是蔷薇和满城的丁香了。当丁香花释放着浓郁的香气，把哈尔滨变成一座大大的香坊时，爱音乐的人就聚集在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了。拉手风琴和大提琴的，吹萨克斯和笛子的，莫不神采飞扬，激情荡漾。此时的松花江漂荡着谢落的榆树钱，它们挤挤挨挨在一起，涌动着向前，好像在为这春天的旋律鼓掌。

到了六七月，哈尔滨树上的花儿大都闭嘴了。不过不要紧，树下的草本花卉依附着大地，七嘴八舌地开了。园丁们栽培的郁金香、芍药、牡丹、鸢尾、玫瑰、石竹、瓜叶菊、孔雀草、凤仙花等等，一样千娇百媚，争奇斗丽。只是赏这样的花儿，人得一副奴隶的姿态，蹲伏着与其相视，不似与木本花卉比肩对望时，来得惬意。

但无论是树上还是树下的花朵，在去年都不如一盆野草带给我惊艳之感。

我不是把曾记录了四季海棠花事的花盆，弃在阳台角落了吗？虽说花叶无踪影了，可盆中残土犹存。暮春时分，一个午后，我去阳台晒衣服，无意间低头，发现这掬花盆的最上一盆，有银线似的东西在

闪光。我凑近一看，原来是一棵细若游丝的草，从干硬的土里飞出来了！它已生长了一段时日了吧，有半根筷子长了。因为是从板结如水泥般的土里顽强钻出来的，缺光少水，它看上去病恹恹的，单细不说，草色也极为黯淡。

我想一棵草再折腾，也开不出花儿来，所以感慨一番，浇了点水，算是善待了它，由它去了。

那期间我忙于装修新居，忙于外出开会，在家时虽也去阳台舀米取面，晾衣晒被，但哪会顾及一棵草的命运呢？它就在无人的角落中，挣扎着活。直到七月下旬我参加香港书展归来，打扫阳台时，才发现它已成了气候。盆中的野草不是一棵，而是七八棵了，它们相互搀扶着，努力向上，疏朗有致，绿意荡漾。这盆不屈不挠成长的野草，终于打动了，我把它搬到卧室的南窗前，当花儿养起来。

有了阳光的照拂，有了水的滋养，野草出落得比春花还要漂亮。它们像一把插在笔筒里的鹅毛笔，期待我书写着什么。有时我会朝它吹上一口气，看野草风情万种地起舞，将穿窗而入的阳光，也搅得乱了阵脚，窗前光影缭乱。有时我会含上一口清水，“噗——”的一声，将清水喷射到野草上，看它仿佛沐浴着朝露的模样。我就这样与野草共呼吸，直到哈尔滨的菊花，在浓霜中耷拉下脑袋，所有户外的花儿，在冷风中折翼，我居室的野草，依然自由舒展着婀娜的腰肢。它仿佛知道我嫌它不能开花似的，居然长出花茎，开出几株穗状的米

粒似的花儿，如一面面耀眼的小旗子，宣誓着它的春天。

这盆欣欣向荣的野草，直到年底，才呈颓势。先是开花的草茎，变得干瘪，落下草籽。跟着是花盆外缘的野草，朝圣般地匍匐下身子。到了春节，野草大都枯黄，只有中央新生的草，仍是绿的。它就这样一边枯萎一边生新芽，所以直到如今，这盆野草，依然活着。

我从事文学写作三十余年了，小说应该是我创作的主业，因为在虚构的世界中，更容易实践我的文学理想。但我也热爱散文，常常会在情不自禁时，投入它的怀抱。它就像一池碧水，洗濯着尘世的我。这些不经意间写就的散文，就像我居室的那盆野草，在小天地中，率性地生长，不拘时令，生机缭绕，带给我无限的感动和遐想。

当一个人的呼吸，与野草的呼吸融合在一起时，在寒刀霜剑的背后，在凉薄而喧嚣的世间，宁静与超然，安详与平和，善与慈，爱与美，就会在不老的四季中，缠绕在你的枝头，与你同在。

我愿将这样的野草，捧给亲爱的读者。

迟子建

2016年5月26日



目录

好时光悄悄溜走

当我抚弄你脸上露珠的时候，好时光已悄悄溜走

好时光悄悄溜走 . . . 003

年画与蟋蟀 . . . 012

伐木小调 . . . 018

农具的眼睛 . . . 024

会唱歌的火炉 . . . 029

撕日历的日子 . . . 034

最是花影难扫 . . . 039

拾月光 . . . 044

寻石记 . . . 055

照相去 . . . 058

暮色中的炊烟

不管我走多远，那儿才是我真正的家

暮色中的炊烟 . . . 065

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 . . . 071

农人的浴室与茅楼 . . . 077

露天电影 . . . 083

邻里间的围栏 . . . 090

棺材与竹板 . . . 096

马背上的民族 . . . 102

木匠与画匠 . . . 105

动物们 . . . 109

昆虫的天网 . . . 115

带笞帚的小鸟 . . . 120

年年依旧的菜园

人一代代地老下去，菜园却永远不老

年年依旧的菜园 . . . 127

北方的盐 . . . 131

采山的人们 . . . 135

蚊烟中的往事 . . . 141

故乡的吃食 . . . 147

油茶面儿 . . . 152

家常豆腐 . . . 155

食物的“后宫” . . . 159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我看见浸在水中的月亮更清澈，被清风微拂的花朵更动人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 . . 167

女孩们 . . . 171

女人的手 . . . 177

女人与花朵 . . . 181

我淡淡妆 . . . 185

照妖镜 . . . 188

红颜读书郎 . . . 192

在银幕前 . . . 196

遗忘 . . . 200

白雪红灯的年 . . . 205

我的世界下雪了

不论什么季节，我都要做关于雪花的梦

寒夜生花 . . . 213

云淡好还乡 . . . 217

- 上天的九级浪 . . . 222
- 美景，总在半梦半醒之间 . . . 226
- 雷雨中的风情 . . . 230
- 竹园的花朵 . . . 234
- 我的世界下雪了 . . . 237
- 中国北极的天象 . . . 244
- 猜想白夜 . . . 247

十里堡的黄昏

在炊烟深处，你屏息谛听马蹄踏在沥青路面的回声吧

- 十里堡的黄昏 . . . 255
- 炒米胡同里面看夕阳 . . . 259
- 尽头 . . . 263
- 火灾 . . . 268
- 沧桑 . . . 273
- 留名 . . . 278
- 远去的邮车 . . . 283
- 光与影 . . . 286
- 冰灯 . . . 291
- 元旦 . . . 295



好时光悄悄溜走

那笼罩着蟋蟀叫声的年画，虽然早已飘零了，但今天的蟋蟀仍然会在寂静的夜晚，用它那令我们无比熟悉的歌喉，把三十年前的夜晚给我们嚶嚶地叫回来。

好时光悄悄溜走

十年以前，我家还有一个美丽的庭院。庭院是长方形的，庭院中种花，也种树。树只种了一棵，是山丁子树，种在窗前，树根周围用红砖围了起来。那树春季时开出一串串白色的小花，夏季时结着一树青绿的果子，而秋季时果子成熟为红色，满树的红果子就像正月十五的灯笼似的红彤彤醉醺醺地在风中摇来晃去。花种的可就多了，墙角、杖子边到处种满了扫帚梅、罌粟、爬山虎、步步高、金盏菊等等。那庭院的西南角还悬着一个鸡架，也是长条形的，鸡白天时被撒到外面，一到夜间便把它们圈了起来，到喂食的时候它们就将头伸出来，鸡槽上横着许多毛茸茸的脑袋，一顿一顿的，看起来充满了无穷的生气。清晨时雄鸡喔

喔，正午时母鸡下完蛋则咯咯咯地叫唤，所以我常常不知道是公鸡好呢，还是母鸡好。公鸡的冠子红彤彤的，走起路来昂首阔步，而母鸡则很温情，它在下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趴在窝里，不管外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在诱惑它，它都毫不动摇，所以我又常常对产蛋的母鸡生出几分敬意。

十年以前我家的房屋是真正的房屋，因为它和土地紧紧相连，不像现在的楼房以别人家的天棚作为自己的土地。那造作的土地是由钢筋和混凝土加固而成的。十年以前的房屋宽敞而明亮，房子有三大间，父母合住一间，我和姐姐合住一间，弟弟住一间。厨房里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这条走廊连接着三个房间。整座房子一共开着五个窗口，所以屋子里阳光充足。待到夜晚，若外面有好看的月亮的时候，便可以将窗帘拉开，那么躺在炕上就可以顺着窗子看到外面的月亮，月光会泻到窗台上、炕面上，泻到我充满遐想的脸庞上。好的月光总是又白又亮的。

春天来到的时候燕子也来了，墙上挂着的农具就该拿下来除锈，准备春耕了。我家有三片菜园，一片自留地。有两片菜园围绕着房子，一前一后，前菜园较大，后菜园小一些。前菜园大都种菠菜、生菜、香菜、苞米、柿子、辣椒，而后菜园主要栽着几行葱和十几垄爬蔓的豆角。另外一片菜园离家大约有七八百米

的路程，不算远，它位于一片松树林中，主要种豌豆、大头菜和秋白菜。我喜欢来这片菜园，因为在它附近常常可以找到高粱果，我喜欢吃高粱果。而且，在这片菜地附近的草地上还可以捉到蚂蚱和身背长刀的“三叫驴”。除了这三片菜园外，我家还有一片广大的自留地，它离家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骑着自行车一路下坡地驰去也要用十几分钟，若是步行，就得用半个小时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在半小时之内走完那一段路程，因为我总是走走停停，遇到水泡子边有人坐在塔头墩上钓鱼，我便要凑上去看看钓上鱼来了没有。要是钓上来了则要看看是什么鱼，柳根、鲫鱼，还是老头鱼。有时还去问人家：“拿回去炸鱼酱吗？”我最喜欢吃鱼酱。我的骚扰总是令钓鱼人不快，因为我常常不小心将人家的蚯蚓罐踢翻，或者在鱼将要咬钩的时候，大声说：“快收竿呀，鱼打水漂了！”结果鱼听到我的报警后从水面上一掠而过，钓鱼人用看叛徒那样的眼光看着我，那么就识趣点离开水泡子接着朝前走吧。结果我又发现草甸子上那紫得透亮的马莲花了，我便跑去采，采了这棵又看见了下一棵，就朝下一棵跑去，于是就被花牵掣得跑来跑去，往往在采得手拿不住的时候回头一看，天哪，我被花引岔路了！于是再朝原路往回返，而等到赶到自留地时，往往一个小时就消磨完了。我家的自留地很大，大到

拖拉机跑上一圈也要用五分钟的时间，那里专门种土豆，土豆开花时，那花有蓝有白有粉，那片地看上去就跟花园一样。到这块地来干活，就常常要带上午饭，坐在地头的蒿草中吃午饭，总是吃得很香，那时就想：为什么不天天在外吃饭呢？

十年以前，我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那时祖父和父亲都健在。祖父种菜，住着他自己独有的茅草屋，还养着许多鸟和两只兔子。父亲在小学当校长，他喜欢早起，我每次起来后都发现父亲不在家里。他喜欢清晨时在菜园劳作，我常常见到他回来吃早饭的时候裤脚处湿淋淋的。父亲喜欢菜地，更喜欢吃自己种的菜，他常在傍晚时吃着园子中的菜，喝着当地酒厂烧出来的白酒，他那时看起来是平和而愉快的。

父亲是个善良、宽厚、慈祥而不乏幽默的人。他习惯称我姐姐为“大小姐”，称我为“二小姐”，有时也称我作“猫小姐”，逢到星期天的时候，我和姐姐的懒觉要睡到日上中天的时刻了，那时候他总是里出外进地不知有了多少趟，有时我躺在被窝里会听到他问厨房里的母亲：“大小姐二小姐还没起来？”继之他满怀慈爱地叹道：“可真会享福！”

十年以前我家居住的地方那空气是真正的空气，那天空也是真正的天空。离家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就可以走到山上。山永远